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宋建安袁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

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

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

人鄉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

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

闕氏殺左大都尉而其兄怨不肯會單于庭

衛律等與閼

氏矯單于令

立子左谷蠡

王而左賢王

右谷蠡王怨

欲歸漢

單于反罪盧

屠王國人寬

之

單于母不正

國內乖離衛

律乃謀與漢

親

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

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其喪，

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左賢王

不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制，即脅

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

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寬之，於

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鞬單于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

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

常惠教使者
言而單于
驚歸蘇武等

王忠戰死馬
宏與蘇武同
節

漢生得甌脫
王而匈奴遠

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
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
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
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
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
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事見代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爲
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犇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匈奴欲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莫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

犁汗王謀入寇漢先聞其計預爲備遂天破之

張掖王

擊汗王

匈奴不敢

入張掖

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欲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

趙充國言匈奴
如攻烏桓不
必邀擊

光從范明
計出兵匈奴
引去明友
擊匈奴獲

三王首

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
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
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
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
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
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
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

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
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

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

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

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

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

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

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

宣帝從烏孫

之請破田廣

明臣明友韓

增趙充國田

順出擊匈奴

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
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
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
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
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
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
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
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

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真。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鷄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鷄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

可順詐增鹵
獲田廣明逗

遛不進皆下

吏自殺公孫

益壽以強諫

擢爲侍御史

常惠以奉使

克度封長羅

侯

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
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
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
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
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
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
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冬匈奴單
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

丁令烏桓烏
孫合擊匈奴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

虛傳權渠單

且渠怨望心

氏其父左大

害和親之事

顯渠闕氏，顯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爲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卽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

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嚙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憲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發城。

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

鄭吉請益渠犁田卒趙充國等議匈奴魏相諫止之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

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言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兒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

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土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爲王。盡徒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欲入邊爲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

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
敢入還去卽罷兵乃使題王都犁胡次等人漢請和
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
氏顓渠闕氏卽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
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
于死用事貴人郝宿正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
渠闕氏與其弟左夫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爲握
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
胸鞬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百任用都隆奇又

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
權渠單于子稽侯徧，旣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
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
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
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爲單
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
信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
隙，卽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
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

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爲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握衍胸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留庭與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匈奴

握衍胸鞬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

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
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
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
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握衍胸鞬單于恚，
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
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
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
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
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瞞樓頭爲右谷蠡王，畱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輿、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輿、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

漢庭議乘匈
奴之亂滅之

蕭望之獨以

為宜遣使弔

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
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
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
其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
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
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
引兵西南。雷闕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
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
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
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
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賤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
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
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
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
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
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

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
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脅樓頭亡歸漢。車
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
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
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
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
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
于從弟休旬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
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二

寇減戍卒什二夏四月匈奴閭振單于率其衆東

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

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

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

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

漢以邊塞亡
寇減戍卒什
二

郅支殺閭振
敗呼韓邪遂
都單于庭

伊秩訾排

大臣之議

呼韓邪人

事注

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漢則危亡。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

然
入侍

賢王鉢婁渠堂入侍，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

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

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

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

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

呼韓邪來朝
丞相御史議
禮儀宜如諸
侯王獨蕭望
之以爲宜待
以不臣之禮
帝從之

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番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貢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

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爲陳道上。

二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糲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

呼韓邪八朝
而烏孫以西

至安息諸國

咸尊漢

帝圖十一人

於麒麟閣

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
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
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
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
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
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
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朝款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鄧支單于以爲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鄧支合戰鄧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鄧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鄧支鄧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

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五年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

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

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臣

衡以爲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

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舊靡不絕

郅支辱漢使者因求侍子貢禹匡衡議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谷吉獨請送至庭爲郅支所殺

通鑑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
從塞還。示弃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弃前恩。立後怨。
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
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
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
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旣至。郅支單
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
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

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
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
卽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
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
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
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人民毆畜
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

呼韓邪北歸
庭其國遂定

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

神湯與甘延壽
壽燭制共斬
郅支

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爲人
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
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
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北
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
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
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
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
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
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
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卽日引兵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
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
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
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殿畜產甚

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闕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聞呼其貴人屠墨兒之論。以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列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
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
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
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
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

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天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鄧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以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百餘騎馳。

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
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
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
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
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
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
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
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

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

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

下之大義宮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

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服其辜大夏

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

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

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豪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

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

延壽湯請縣

郅支首于臺

街匡衡等不

許詔縣十日

埋之

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

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

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

單于驪喜上書願保塞上谷西以至燉煌傳之無窮

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

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

呼韓邪來朝
元帝以王嬙

賜之

呼韓邪請罷
邊備塞吏卒

侯應言不可

許

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漠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則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寒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

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木石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

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灑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

伊秩訾歸漢
不肯復還匈

版

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

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

氏

甘延壽不取石顯姊

司隸按驗陳湯吏士湯上疏上立出之

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灑。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

延壽湯爵士
劉向疏諫乃
得封

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
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
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
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
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
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怠西域都護延壽副
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舉歙侯之旗斬郅
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

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邈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太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灑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

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路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

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漢。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

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
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爲
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
斤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
二人長女顯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
牙斯少女爲大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
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
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顯渠闕氏貴且莫車愛呼韓

左伊秩訾二
女相讓單于
卒從繼渠闕
氏計立離陶
莫臯

韓邪死離
陶莫臯立爲
復株累若鞮
單于復妻王
昭君

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顯渠闕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亂。我與大闕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離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闕氏計。王離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離陶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

衡奏免湯

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四年上卽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湯以言康居侍子非實，下獄當廷谷永疏訟其功乃出。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
誤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
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
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置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
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繼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
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
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
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

恐陛下忽於鞀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
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
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
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
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
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

伊邪莫演請
降谷永杜欽
言不可受

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
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
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
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
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
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
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

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詣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

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

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

王，與為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

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

車牙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單于

元延元年匈奴搜詣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

匈奴有斗入
漢地王根使
夏侯藩求之
單于上書請
罪藩

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
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
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
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
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
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
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
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驗王所居地

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閭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

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

于請朝公
欲勿許楊

乃許之

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

成持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

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尸專

浴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

閩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置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

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

張溥曰宣帝五鳳之際匈奴有五單于呼韓邪
單于者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弇姑夕王烏禪
幕所立也屠耆單于者握衍胸鞬單于之從兄
薄胥堂都隆奇右賢王所立也呼揭單于者呼
揭王車犁單于者右粵鞬王烏藉單于者烏藉
都尉皆竊號自立也旣烏藉呼揭去單于號尊
輔車犁屠耆兵敗自殺車犁東降呼韓邪匈奴
漸壹亂可少止而閭振鄧支兩單于復起閭振

者屠耆從弟休旬王。郅支者呼韓邪兒呼屠吾斯也。郅支擊殺閼振，敗呼韓邪。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事漢。郅支亦遣子入侍。後怨漢擁護呼韓邪，不助已。殺谷吉等，結康居叛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斬其頭致闕下。呼韓邪喜懼，入朝。元帝願累世守藩。夫武帝設權馬邑，快心狼望。勞師費財，戰爭數十年。匈奴未肯稱臣，宣元雍容廟堂，坐制強夷。修節忠孝，保塞無貳。豈材畧勝先帝哉。單于內亂，家族破滅。俯仰天朝，示威城

郭故甘細節而不厭也。隋唐之世，突厥最強。其後沙鉢略與阿波爭，則朝文帝；啟民與都藍爭，則朝煬帝。頡利與突利相疑懼，則盡服。太宗爲唐臣，離合之勢猶漢匈奴。夷性鳥獸，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中國攻之，孰若其內自攻哉！左大都尉死而骨肉交惡，握銜胸鞮立而于戈競起。禍皆成于闕氏。左伊秩訾見女，二人妻呼韓邪，能鑒前敝，立長定國。匈奴以婦人亂，以婦人治，亦彬彬禮讓之效也。宣帝時，馮奉世給諸國兵，

通鑑被莎車帝欲封之蕭望之持不可元帝時延壽
湯誅鄧支于康居功尤大匡衡北石顯反指爲
罪說則緣于望之以儒生守經之常論資奸臣
嫉妬之口實幾何而不爲趙殺李牧秦誅白起
漢宣帝哉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
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小傅周堪至
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
以堪爲光副大夫皆受遺詔輔政望之與堪素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

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小傅周堪至

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

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

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卽皇帝位

史高蕭望之
周堪受遺詔
輔政
元帝卽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
中常侍許嘉爲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
光祿大夫周堪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
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
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
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臆欲

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

望之等四人
同心匡正史
高與之有隙

帝委石顯以政顯與高爲表裏

望之等白罷中書宦官大與顯等忤

法帝卽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律議久

鄭明以言許
史子弟罪求
附望之

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
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
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
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
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
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與周召之
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
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
通明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

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
望之絕之。華龍汗穢，周堪
不納。恭顯即
令二人告望
之等下獄。

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
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
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
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
狀，候望之出休，目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
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
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
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
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

上不省召致
廷尉爲下獄

上令堪等出
視事恭顯使
吏高止之

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
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
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
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
之傅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
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夏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上
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
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及許

恭顯誣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又誣蕭望之教子上

書

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

恭顯欺帝以

少屈望之於

牢獄

顯等發執金

吾車騎圍望

之

水雲勸望之

引

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
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性剛安肯就
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
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
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
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
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

帝哀望之之
死僅名顯時
責問良久乃
已
帝不能明望
之寬僅歲時
遣使祠冢

謂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番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
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
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
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寇謝良久然後已上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
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
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
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

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三年，上復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

劉更生懼石
翊傾危周
張猛等上書
請堅固信任

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
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祲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
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
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
乖刺更相譏愬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
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
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
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
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
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
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

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詆訛。數設

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
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
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
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
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
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
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
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
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

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與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

師傳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

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

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

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

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

之美。豐前爲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

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

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

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

請萬豐告堪

罪帝怒

豐而堪猛亦

左遷

通鑑紀事 卷二十三
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
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
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
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
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
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
實則豐不當總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
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楊興賈捐之
謀薦顯以進
顯上告捐之
跡而興髡

賈捐之與楊興蓋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
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
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
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
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
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
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
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
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共爲薦興奏以爲可試

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與捐之懷詐僞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與髡鉗爲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尚書

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嘗因顯白事，專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

京房以言

致召見問

言顯奸帝

是之而不能

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

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徑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靄。春澗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

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
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
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
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
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
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
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

上欲試用京

房考功法石

顯五鹿充宗

卽請出房爲

郡守

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

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
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爲用事所蔽身死
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
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
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
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
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
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爲災至其七
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

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漏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幾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漏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

京房與張博

言考功事博

欲令淮陽王

入朝助房因

令房爲王作

東郊太華石

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爲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爲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

羅何知乘房
出守卽誣告

不道棄市

石顯下陳咸
朱雲獄髡爲
城旦

石顯與牢梁
五鹿充宗爲

黨友

謗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
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爲庶人。御史中丞陳咸數毀
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
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爲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
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
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耶。顯肉自知檀權，
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問已，乃
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

石顯借夜還
開宮門一事
以自驗信於
上

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
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
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
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
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
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
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
子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
皆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

經傳首禹歷
位九卿以解
授爵望之之
誦

恐天下學士誦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
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
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
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
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
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
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
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

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竟寧元年，大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太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

帝不用馮遂
爲侍中以遂
言顯專權入
熱而罷

馮野
為御史大

天以顯言恐
私後宮親屬

乃止而用張
帝

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己未，太子卽皇帝位。

石顯徙死牢
梁陳順免官
五鹿充宗伊
嘉左遷

尊劾匡衡
永澤向附石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逆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

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
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慚懼。免
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
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
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張溥曰。班固傳漢佞幸寵臣。云高祖時有籍孺。
孝惠有閔孺。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
北宮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
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

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然高惠文武成哀所
寵。類以臥起婉媚。外家親戚。繫戀其心。公卿因
而關說。天子睨而不化。恭顯於元帝。無是也。顯
濟南人。恭沛人。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宣帝時
任中書官。元帝卽位。遂委以政。其人躋左右。掃
除乎。固先帝舊臣也。孝元因循前非。又謂中人
無黨。心膂倚之。初元二年春。卽下蕭望之。周堪
劉更生獄。冬十二月。而望之自殺矣。其後張猛
京房陳咸等。無不得罪者。竊疑元帝寬弘恭儉。

徵用儒生。在位十五年。刑罰罕用。獨爲顯除讐。酷於虐主。嗚呼。胡亥任趙高。而天下亂。元帝任石顯。而直臣死。高之殺人。用亥之暴。顯之殺人。用帝之柔。降而東漢。桓靈猶元。曹節王甫張讓。趙忠等猶顯。漢室竟亡。柔與暴庸愈乎。望之自殺時。是歲弘恭亦死。海內方快肘腋二奸。先去其一。小人漸孤。有匪風下泉之思。而顯獨無恙。根柢益深。與帝終始。夫感人主危國家者。豈在多人哉。一而足矣。匡衡貢禹昌言於元帝之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而不敢斥石顯。杜欽谷永高談於成帝之前。而不敢斥王氏。犯乘輿者無罪。指權倖者必誅也。元帝既崩。成帝卽位。顯失倚。離權。衡始奏其惡。顯與妻子徙歸故郡。道病死。王尊劾匡前者阿諛。誠當。然石顯方免。王鳳秉政。董賢甫死。王莽宰衡。元帝寵宦官。哀帝寵弄臣。非獨自覆。適資王氏耳。是故篡漢者外戚。成外戚之篡者佞倖。論世者蓋謹而志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成帝浮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卽皇帝位。閏秋七月。

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

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

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始。玉敎之端也。自上世已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杜欽說王鳳
元女之制求
淑女之質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
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
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曰。成國之本。在乎禮教。
成帝建始二年。六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
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
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
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
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

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
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
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
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諉申生蒙無罪之辜今
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
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
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

杜欽
府當世
又出

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
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
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
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
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
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

杜欽谷永劉
向皆憂上無
繼嗣

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
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
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
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廷
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
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
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
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
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

帝裁損後宮
用度外家禮
儀送后上言
紗闕失理

帝采谷承劉
向之言以報
許后

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
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
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
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
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
察焉上於是采谷承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
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
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
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古。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爲

威帝微行常
假稱富平侯
家人

正音論飛雉
之災當克已
復禮以求天
恩

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
之。漢正音論飛雉之災當克已復禮以求天恩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陞登
堂而雉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
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
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
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
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
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

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番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闕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調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繼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

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

庭。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

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

班婕妤進侍
署李平

淳方成睡越
氏爲禍水

趙飛燕譖許
皇后班婕妤
詎許后見廢

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視。詎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鄉。考問班

健仔以正對
乃免

班健仔求共
養太后於長
信宮

淳于長通語
東宮太后始
許立趙健仔
爲后

健仔健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運尚未
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
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
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健仔恐久見危乃求其養太后
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健仔爲皇后皇太后嫌
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
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
封健仔父臨爲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

爲輔諫立趙

匪仔爲后帝

收輔繫掖庭

秘獄

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入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

辛慶忌廉褒
師丹谷永共
救劉輔乃減
輔罪為邑新

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宥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宥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

禮皇后寵少
衰而女弟絕
幸爲昭儀

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
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
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丞○而○折○傷○之○暴○
人○有○懼○心○精○銳○銷○爽○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
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畱○神○省○察○
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夏○六○
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
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其○中○庭○彤○朱○而○殿○上○
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

昭儀涕泣斷
姊帝遂不信
人言

劉向奏列女
傳新序說苑

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爲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

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

谷永切諫上大怒王商密勸永去

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

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

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
大爲亂阱。榜箠瘖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
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
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
再旣。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
之卑字。崇聚僥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
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
亂服共坐。流酒媾媾。溷殺無別。黽免遁樂。晝夜在路。

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

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旣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番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

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
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
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
此對，上大怒，衛將軍高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
收永，敕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自悔。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
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
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
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紉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

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

丞相御史承
太后指奏張
放過失帝乃
遷放爲北地
都尉

帝嘗涕泣遣
張放

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
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請免放就
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
變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
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爲河東都
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
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
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

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正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墮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

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
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
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
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異。願陛下正
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媿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
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法駕而
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旣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
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

劉向語而言
麥異指同陳

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救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放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

以來二十歲間而入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
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
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
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
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玉之
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
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
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十二月北地都尉
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

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虜。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爲光祿大夫。班伯爲水衡都尉。並待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論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息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綉鞮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

帝無疾而崩
趙昭儀自殺

十刻而崩。民間謹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

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張溥曰。孝武衛后以平陽主。謳者得幸。尚衣軒中入宮。驟貴。孝成趙后。陽阿主家歌舞也。亦貴。傾後宮。二后同出。微皆大貴。然征和之際。巫蠱事起。衛后自殺。乘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趙后則善寵。終身哀帝立。尊爲太后。與元后敵禮。若是武帝疑少情。成帝能以恩終始也。武帝卽位數年無子。旣說子夫納之。歲餘不復幸。帝斥出宮人。不中用者。子夫得見。涕泣請出。帝憐之。復

幸有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爲后。后立三十八年乃死。以年計之。衛后老矣。趙后于成帝鴻嘉時入宮。永元初立爲后。十餘年帝崩。時后方少。色未衰也。且有女弟絕。幸爲昭儀。誰能聞之。武帝欲立衛后。先廢陳后。成帝欲立趙后。先廢許后。陳后驕妬。有廢道。許后聰慧。善史書。帝所寵也。趙氏姊弟入而卽廢。成帝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天子之好文者也。好文之心不勝其好色。何哉。武帝立衛后。不詰于皇太后。亦不

聞太后難之。太后父王仲母。呼兒家世微矣。于
衛氏無譏焉。元后王氏方貴盛。趙婕妤欲驟后。
必嫌其所出。成帝令淳于長數往來傳語。始得
指婦人薄識。僅爭門族不辨女德。趙氏之立。元
后與有過矣。子夫爲后。以生子而正名。趙后未
嘗有子也。不惟無子。姊弟嫉妬。後宮有子者。皆
殺之。若許美人。曹宮產子。不見其著者也。武帝
多寵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與尹婕妤。鈎弋
夫人。並見幸。成帝初寵許后。班婕妤好侍者。李平。

趙氏入則俱疎。後鮮他進者。武帝之愛博。年登
上壽。不病繼嗣。成帝之愛專。筭不及中儲子。斬
絕。麗色之不可近也。英主入焉。柔主死焉。入者
悟而猶能出。死者往而不復反矣。

宋卷之二十四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宋建安袁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初武帝旣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

河決清河靈
鳴犢口而屯
氏河絕

八

口

水

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

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

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

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

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

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

浚以助大河泄暴雨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

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

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

馮遂請浚屯

氏河許商阻

之後三歲而

河決尹忠曰

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
 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
 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
 夫尹忠以對方略疏濶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
 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
 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
 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
 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

欽薦于延

塞決河三

十六日而河

賜成

通鑑記事

卷一百一十五

河復決平原
王延世等再

詔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太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錄六月

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

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

李尋奏勿塞
河以觀水勢

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平富奏博求
能浚川疏河
者

賈讓奏治河
上中下策

綏和二年九月驕都尉平富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

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
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
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
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
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
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
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時至而去則填淤肥
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替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
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灑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徒
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
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
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
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困分殺水怒。雖非
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
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

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閔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

閔並欲空平原左右地

韓牧欲於禹
貢九河處穿

四五河

王橫欲徙河
于定平處

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
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御史
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
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
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
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
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
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
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定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

入海

一乃北

桓譚典治河
之議王莽無
所施行

元城不憂水
莽遂不限塞
河

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栢譚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詔王景王具
修汴渠隄

明年永平十二年。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具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節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汴渠成。河汴
分流。

通鑑記事本末卷二十一
張溥曰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
潰金隄。興卒塞之。武帝建元三年冬。河水溢于
平原。元光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六年春。
穿渭渠。元封二年春。帝如東萊。夏。還臨塞。決河。
築宣防宮。導河北行。河東龍首二渠。太始二年。
秋。穿白渠。元帝永光五年冬。河決清河。靈鳴犢
口屯氏河絕。成帝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塞河決。三
年秋。河復決平原。命延世塞之。鴻嘉四年秋。渤

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綏和二年秋。求能浚川。疏
河者。平帝元始四年。徵能治河者百數。新莽建
國三年。河決魏郡。東漢時。明帝永平十二年夏。
四月。脩汴渠隄。十三年夏。四月。渠成。河汴分流。
復其舊迹。章帝建初三年夏。四月。罷治虜沱石
臼河。自是迄于獻帝。河事鮮書矣。歷觀史書。漢
世河患。西漢爲劇。西漢之朝。武成爲甚。當時治
河者。言人人殊。其法不過曰疏曰浚曰塞而已。
通綱目書塞河八書。人者。惟王延世以其三句。

立塞功約日寡也。然二歲復敗。圖其久。滄疎矣。
賈讓歷陳三策。欲內徙民居。以爲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其
後。閔並張戎韓牧王橫進議。指不外是。或者疑
之以爲黃河數千里。挾五六月之霖潦。以一淮
受之。勢不能無潰。況欲縱其汜濫。敗壞城郭田
廬冢墓哉。此則以今量漢。未得其情也。斷自以
夏攻之。禹斲二渠。引河川。疏澤灑。中國無水患
者。七百七十餘年。河流分而勢平也。周定王五

年河徙砮礫始改故道。九河之跡漸堙。至漢文
決酸棗。孝武決瓠子。又決館陶。泛郡十六。害及
梁楚。河流不分而勢橫也。逮宣房之築。導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跡。後又流爲屯氏諸河。且入于
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爲八。八十年又無水患
矣。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
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
則河之分不分。利害可睹也。平當論經義有決
河深川無隄防壅塞。是故爲賈讓者上也。爲王

延世者下也。讓之策高而難行。延世之術速而
易就。繇是後世治河者相率爲苟且矣。若夫西
門豹引潼川而鄴邑大治。鄭國開涇渠而閔中
沃野。李冰鑿離碓于成都。番系引汾水于蒲坂。
鄭莊通渭渠于長安。莊熊鑿龍首于馮翊。因勢
利導以富國家。雖未觀乎神禹之大。猶有成周
溝洫之遺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